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七卷第一六八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二月廿五日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趕快肅清軍閥和土匪（召）

印度的排英運動（皓）

國民革命與外交（三）　松子

英外相演說與國民革命　山木

鐵鑛國有的建議　胡庶華

關於中國人口問題　陳長蘅

舊夢（一）（小說）　懋琳

統一中國夢（詩）　叔永

今後之外交（通信）　梁明致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68, February 25, 1928.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一年容易過 大家回首當年

現在生活程度日高了物價較諸十年二十年前覺有高出一倍或數倍者生活之難即此可以概見日後物價之繼漲增高自在我們意料之中諸君現在在社會服務的時候一定想得到自己的子女快要長大了最要緊的為育費以及婚嫁費應該積儲些起來椿萱年高了贍養費亦應該預備些起來若要積儲預備的方法只有以月之所入節省幾文下來存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日積月累等到需用的時候一次的提取出來變成了大宗款項免得臨時四處張羅這豈不是絕妙的方法有意儲蓄的諸君們盍嘗試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地址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號
章程 函索即寄

上海太平洋書店

最近出版新書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精裝一冊三元八角 平裝二冊三元二角
蘇俄的東方政策 平裝一冊一元二角
革命後之俄羅斯 精裝一冊三元二角 平裝二冊二元八角
解放運動中之對外問題 平裝一冊一元二角
經濟學新論 平裝一冊六角
蔣介石的革命工作 平裝二冊一元六角

政法叢書

△新出二種△

勞働立法原理 一冊一元一角

樊弘著勞働立法，世界各國皆已先後實行，為制裁僱傭間爭議的最好方法。著者的目的欲以此書為解決中國勞働問題之一助，故於書中詳述勞働立法的原理與原則，並引歐美各國的立法情形，以資參證。全書所取材料，多為關於國內的，而非國際的，故於編末更述萬國勞働立法的進化，以明此種國際新運動的必要及其過去與現在的概況。

社會法理學論略 一冊五角

陸鼎揆譯原書為美國哈佛大學法科主教龐德所著陳述歐洲數百年來法理學之派別並時及於美國法學界之傾向而結論則歸於社會學的法學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時事短評

趕快肅清軍閥和土匪

軍閥和土匪到了現在簡直鬧得全國人民都不能生活了！張作霖等殘餘軍閥仍然佔有直，魯，奉，吉，黑五省及熱，察，綏，三特別區，軍隊到處騷擾，官吏到處苛歛。共產黨和土匪更是鬧得慘無天日？據報紙上所載的消息及私人書信所述說的事實，廣東的海陸豐，湖北的黃岡，共產黨仍在那裏糾合流氓地痞，殺人放火；他們自己殺人還覺着平庸，偏要更作出新奇嚇人的行動，迫令弟弟殺死哥哥，兒子殺死父親，以殘忍為樂。共產黨的祖國——俄羅斯——向來沒有幹過的勾當，現在他們在中國幹出來了。河南的信陽鐵路附近，前幾天發現了什麼光蛋會。據說這個會有千八百人，帶着很好的手鎗，穿着很新的青褸，都是二十多歲少年，由共產黨供給指揮，在那裏打家刦舍，這光蛋會他們自己并不「光蛋」，附近的村莊一經他們「光顧」，居民都變為「光蛋」了！這些共匪雖已經剿辦，還沒有肅清。其餘的小股土匪遍地皆是。在城市居住的人民，好也罷，歹也罷，多少總受軍隊的保護，他們受了痛苦，他們知道呼號，也有人替他們呼號。那在鄉野居住的人民，他們的生命財產任憑土匪蹂躪，連呼救的機會都沒有。山東的西部，直隸的南部，河南的東部，因為去年秋收不好，再加以戰禍匪患，數千里以內的居民，這幾個月以來，壯年的人都離開家鄉逃去了，剩下的老弱凍餓而死成千成萬，小孩嬰兒委棄在田野的觸目皆是。

好了！光明的希望來了！蔣介石和馮玉祥兩位總司令，前幾天在開封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決定組織三個集團軍，分頭沿津浦京漢京綏三路進攻，並限三個月以內打到北京。從前因為後防的叛變，所以革命軍幾次北伐都沒有完全成功。現在廣東張黃變亂已平，湘鄂軍事也告結束，後防漸次鞏固，希望革命軍這回三路進兵同時下總攻擊令，一齊打到北京，決不會再生枝節。軍閥的末日到了！至于土匪的肅清，前幾天湖北軍事當局已經頒布了一個剿匪清鄉的懲獎條例，這是決心掃除土匪的表示。最近的將來，打倒軍閥以後，各省再次第實行肅清土匪。到那個時候，使着鄉下窮苦無告流離失所的老百姓——父母兄弟姊妹妻子——能夠安居樂業，那才算是「救命」，那才算到了革命成功最低的限度。（召）

印度的排英運動

印度人的獨立自治運動，自歐洲大戰以來，早就有了很迅速的進步。雷德佐治政府所通過的 *Montague* （當時的印度事務大臣）案，雖然比較的多與印度人以參政權，但是這種朝三暮四

用敷衍手段，怎樣能夠使印度國民滿意呢？英國當局似乎也見到了這一點，所以該案也祇以十年為試驗時期。不過這個期限明年快要滿了。倫敦政府新近又任命一個憲法委員會，而以約翰西門 John Simon 為主席。西門不單是英倫法曹界的名家，並且是自由黨的著名領袖，平時對于民權自由極力倡導，就是印度的立法院的議員中，也認他為偉大人物。不過西門個人雖然偉大，他這次所主持的這個憲法委員會中，却沒有一個印度委員。所以印度立法院的議員中一面有「不願覩印度國民對於偉大人物而放棄自己權利的」聲言，一面幷對於委員團有拒絕合作的表示。此外如加爾加搭各大學學生的示威運動，雖然被駐在地的英國當局採取慣用的軍警干涉手段打傷了不少的羣衆，然而排英風潮，反而越鬧越大，英貨排斥運動，也蔓延愈廣了。倫敦保守黨政府，尤其是現在印度事務大臣白根海卿，近來雖然有一種極頑強的表示，但印度的國民獨立運動，既已醞釀多年，恐怕這幾句口頭上的威嚇，也會等於「火上添油，」反不免要惹出意外的結果了。所以我們一面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革命，我們同時更希望為求自由平等之印度同志的成功！（皓）

國民革命與外交（三）

松子

國民黨的對外政策主平和，但是不妥協。這是孫先生遺下來的民族主義的精神，任何外交當局不許忘記的。誰也承認到現今為止，國民革命軍事上發展迅速，而外交總是落後。可是對外的「不行動」，固然是國民政府過去外交的大弊病，而外交的「亂動」，也有敗壞國家大計的危險。現今亂動的危險，在於「亂動」的傾向。妥協有兩面；一面是對帝國主義的外國妥協；他一面是對國內軍閥妥協。兩者是相關連的，因為要達到和帝國主義者妥協之目的，便想到和軍閥妥協那條捷徑。而可以誘致此種傾向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有的急功近名的人，原沒有打破外交現狀，根本的爭得中國民族平等自由之決心和努力，但急於獲得暫時的表面的小利益，以粉飾門面，便容易遷就現存事實，而傾於對外妥協。第二是帝國主義的列強，仍然要維持他們在華的特權地位，但最近看見國民政府的地位鞏固，革命軍的勢力繼續發展，知道非變更對華方針不可，或不惜在外交上為小的部分的讓步，以與國民政府妥協。現在法英美諸國公使相繼南遊，決不是全無政治的作用。最近張伯倫在議院演說，也明明表示了英國對華妥協的精神。假若此種妥協傾向實現於事實，從國民革命的立場上看來，眞是外交上開倒車了。

孫先生民族主義的精神。在謀中國國民國際的自由平等；根本的要圖便是從帝國主義的列強的壓迫解放自己。要達到此目的，必須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根本打破外國在華特權地位。那些

事業，都要澈底做去，決不是可以妥協成功的。所以國民黨對於過去北京軍閥政府召集的關稅會議，法權調查會及其他條約談判等等不澈底的辦法，自始即根本反對，因爲它們和國民黨對外不要妥協的精神相違。現在國民政府如果在外交上有所動作，而同樣的走在妥協路上，豈但在原則上自相矛盾，實際對於國民革命的惡影響，更有不堪設想的。所以今日黨政府中有遠見的人，應當極力反對妥協政策。

講到具體的事情，現今便有易紈士的關稅提案。這個提案就國民政府的政治立場上說，絕無容認之餘地。國民政府是要打破現行關稅制度的，是未承認過易紈士總稅務司地位的，去年自己宣布過關稅自主的，而且對北京軍閥政府勢力不兩立，絕不承認它有對等資格的。現在若是承認維持海關行政統一，承認易紈士總稅務司地位，遷就協定互惠關稅辦法，幷且與北方軍閥開對等會議，那完全是妥協，不是國民黨對外政策的精神。在這種妥協政策之下，國民政府徒然減輕自身國際的聲威，損失國民方面的信仰；反之，帝國主義的列強在華地位，因此獲得一種新保障，而北方的軍閥的聲勢亦轉而增高。國民政府費偌大犧牲所得者，亦不過是少數的關餘收入，及實行尙不可必之明年關稅自主案而已。

再一個具體的例是所謂南北聯合代表修約案。這是近來在美國方面盛鼓吹的一件事。在帝國主義的列強中，美國說是對華最有同情的一國。美國說是願意修改對華不平等條約，但須使中國有統一的政府。於是中國的外交家想出他們的妙策來：由南方的國民政府派代表和代表北京政府之駐美公使聯合組織修約代表團，與美國政府開談判。如是則中國政治上雖不統一而外交上統一，可以滿足美國修約必要之條件。假定此案實行，則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大業，將成於南北聯合外交之下。我們以爲這又是一種妥協——對外國而且對軍閥的妥協。以國民政府的代表隨同北京政府的駐外公使辦外交，已經是減低了黨政府自己的地位，對於國民革命構成一種侮辱。況且在那種敷衍遷就的局面之下，對外缺乏權威與力量，事實上也決不能望貫徹那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根本目的。代表北方政府之官僚，固樂得在外國同時代表南北全體，而在國民政府方面，有何必要，倘承認北京軍閥政府有對外代表中國締約之權？不錯的，一九一九年巴黎議和的時候，南方護法政府也曾派過代表加入北京政府所派之代表團，出席和會。但是彼時情勢與現今完全不同。歐戰驟然結束，議和時期緊迫，中國想爭回權利，勢不能不如期參加。當時南方護法政府既無法使自己完全代表中國出席，亦不能阻止北京政府之代表團獨立參加，則派出代表與北方組成共同代表團出席和會，亦不失爲一策；如此辦法一方面增加中國代表團之權威，同時亦可監督北方代表

之對外行動。而今日對美修約則幷無那種緊急情形，有使國民政府與北方政府一致行動之必要。況且現今國民政府與護法時代之西南政府地位已大不同，自身實已統治中國省分之大半，唯一能代表國民的政府決不能承認像往時之南北對等局面。那末，所謂南北外交聯合，根本的無意義。這種妥協辦法，完全與國民政府之政治的立場不相容。

總之，今日國民政府的外交如講妥協，不但與國民黨對外政策的根本原則相矛盾，實際也是不得策。最大的惡影響，尙別有在，就是：精神的墮落。革命黨所以號召國人，引起民衆信仰的，在依一種新的精神，新的理想，打出一條新的生路。對內精神當如此，對外精神亦當如此。妥協便是表示精神的墮落，而根本的引起民衆對於革命黨主義的懷疑。今日在國民革命進行中，與帝國主義的外國妥協，不徒然減損國民獨立自尊的精神，阻害民族解放的進程嗎？

我們以爲今日黨政府如果眞覺得在外交上應有積極的活動，不在其方法與外國或軍閥妥協，而在自己直接向外國取攻勢。國民革命軍的發展，已經引起了世界的注目，搖動了帝國主義者傳統的對華政策。可是國民政府的地位和政策，外國尙不能充分領悟。我們要使各國國民對國民革命表同情，喚起他們的輿論，影響他們本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要使外國政府與國民政府間有個媒介，能開始非公式的交涉；——要達這些目的，是不是應當開始一種「外交的大動員」？換句話說，國民革命是不是已到了一個時機，應當使用黨內或黨外懂得革命的外交而對外有權威的人物，分派到幾個與中國最有關係的大國，英美法日俄等駐紮，代表國民政府爲一種非公式的外交或一般宣傳活動？當然，這種代表之派遣，決不是可以像通常派人出洋考察一樣，當做政界要人下台的地步。對於人選，是要特別愼重而且採開放主義的。這種「外交的動員」之成功，有北美十三州獨立時代之前例可鑒。往昔北美十三州的聯合會議決定對英宣布獨立之後，隨即組織一個委員會，準備向外國提出談判之條約案。委員會分子皆當時會議中知名之士。如亞當士 *John Adams*，佛蘭克令 *Franklin*，莫利士 *Morris* 等等。條約草成之後，於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七日經聯合會議通過，而佛蘭克令及其二人被任爲駐法代表團。佛蘭克令以七十之高齡，膺此重任，遠赴法國；他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抵法以後，在法國社會發生極大的反響。他代表十三州向法國請求承認獨立及幫助。法美談判隨卽進行，不但借款求助之交涉成功，而且法美之間在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居然訂成兩個條約：其一爲修好通商條約，其他爲同盟條約。這是北美十三州獨立之正式承認，這是他們的國際地位之確定。佛蘭克令在法之活動，實構成北美合衆國建國史最重大的一章。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不是

已到了需要這種外交活動的時期呢？

英外相演說與國民政府

山木

自從英外相張伯倫在英議會發表對華新政策，並向國民政府及北方軍閥致送關于修約的七條通牒，到現在已經一年有餘了。在這過去一年中，國民政府的實力，雖已由珠江流域擴充到黃河以北，旦暮間有統一全國之勢，而英國外交代表所承認的，或所與周旋的，仍然是北京一隅的軍閥政府。在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以內，我們所看見的，只是英帝國的軍艦，英帝國的駐軍，只是英兵的姦淫虐殺；只是在華英僑如何利用他們的通信社和報紙，誣蔑國民革命，援助國民革命的敵人。這是何等令人憤慨的事體！

現在英使藍浦生已經來到南邊了。英外相張伯倫，在英國議會最近又發表對華演說了。藍浦生南行的目的如何，我們至今不明瞭。張伯倫的長篇演說，分析起來，含有四個要點：第一，他承認英兵駐滬，已經事實證明是一種正當的辦法。第二，他承認中國政情已有進步，但上海英兵尚不能全撤。第三，他願意依照他曾經發表過的對華新政策，與『能代表中國人民發言』的中國政府，隨時開中英修約的談判。第三，他勸告在華英人，務追隨本國政府的政策，求『于和平，友誼，及信任之中，與彼等所託庇之大中國民族相共處。』

我們認為國民政府的外交當局，對于這篇演說，應以宣言的方式，給以一個直率的答復。我們應該說：英國政府如果誠意的希冀恢復中國人民的好感，使今後中英人民日處于『和平，友誼，及信任』的空氣之中，他們應該毅然決然，接受我們以下的幾種願望：第一，立卽撤退上海所有的駐兵。實則英兵駐屯上海，不獨為條約及國際法所不許；在事實上亦徒傷華人感情，啟華人猜忌，而無補于英國商業式外交。第二，與國民政府訂立互尊主權之新約，而不以七條通牒為談判的基礎。第三，對于日以誣蔑攻擊國民政府為事之在華英僑，英報，及英人通信社，不獨給以勸誡，並採行必要的懲戒手段。實則英僑這種妨害中英國交的行為，就是依照英國政府的樞密院令，似乎也得受法律的制裁。

我們是一個不記仇怨，不算舊賬的民族。如果英國政府，眞如張伯倫外相所說『對于中國，除于不損害中國自由及利益之範圍內，進求和平的商業企圖外，並無其他注意，』他就不難接受我們的要求，而使近數年來許多可悲可慘的中英衝突，告一結束。張伯倫說，中英關係之改善，不繫於『現在已在準備守候之英國政府或英國人民之善意，而繫於中國人民能否響應吾人的敬告』。我們實在覺得中英關係之能否改善，繫于英國政府及英國人民的善意。

鐵鑛國有的建議

胡庶華

自從俄國宣布鑛產國有以來，英國工黨亦有鑛產國有的提案，雖然未能實行。但是以後的潮流，當然往這個方向去的居多。就是總理節制資本的主張，亦含有大企業由國家辦理的意義尤其是鋼鐵事業，非有極大的資本不能興辦。而極大的資本，除了美國的鋼鐵托辣斯和德國的鋼鐵大同盟以外，就要算日本工商省才有辦八幡造鐵所的力量。像中國目前的情形，不但沒有大資本家，就是有了，恐怕也沒有人肯拿出錢來組織鋼鐵公司。所以總理的實業計畫特別說明鐵鑛國有，就看到這一層了。現在把他所說煤鐵二段抄在下面：

直隸山西無盡藏之煤鐵，當以大規模採取之。今假以五萬萬元或十萬萬元資本，投諸此事業。當中國一般的開發計畫進行之始，鋼鐵銷場立見擴大，殊非現時實業界所能供給。試思鐵路都市商港等之建築，與夫各種機械器具之應用，所需果當何若。質而言之。則中國開發，即以起各種物品新需要，而同時不能不就附近原料謀相當之供給。故製鐵鍊鋼工廠，實國家之急需。亦厚利之實業也。

在近代工業中，稱為最重要之原質者厥惟鋼鐵。鋼鐵產生於各地者多見豐富，且易開採。故為國家謀公共利益計，開採鐵鑛之權，當屬之國有。中國除直隸山西省經擬開採之鐵礦外，其餘各地鐵鑛亦須次第開採。中國內地沿楊子江一帶與西北各省皆以鐵鑛豐富見稱。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亦以鐵鑛著。所可惜者，中國經營鋼鐵事業，現祇有漢陽鐵廠與南滿洲之本溪湖鐵廠，其資本又多為日本人所占有。雖云近來獲利甚厚。亦不免有利權外溢之嘆矣。廣州將開為南方大港，應設立一鐵廠。其他如雲南四川等地方之鐵鑛，亦可次第開采，而後多設鋼鐵工廠於內地各處，使之便利經營鋼鐵事業者之需要。至於增設鐵廠，應用資本若干，可留為有經驗者另行察奪。但以吾之見，因發展中國實業之結果，需鐵孔亟，即以相等或加倍於直隸山西鐵廠所用之資本經營之，亦不為多也。

按總理做這個計畫的時候，是在歐戰期內。當時鐵價大漲，漢冶萍公司亦大獲其利，故總理有獲利甚厚的話。可惜該公司不能利用這個機會，將欠日本的債款還清。反而日積月累，弄到今日的地步。這就是商辦不好的一個證據。如果鐵鑛國有，則一切鋼鐵事業，均受中央政府通盤籌算的支配，不會受一姓一家的把持了。有人說：「建國大綱裏面說過，鑛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今若歸中央所有，豈不有利益衝突的地方麼？」我以為這一層亦不必過慮。凡是鑛產有地方上財力可以興辦的，可以

歸地方上去辦。至於鋼鐵事業，往往一縣一省的力量，能夠興辦，所以應歸國有。建國方略中曾經說過「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又說「各縣天然之富源與夫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本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鋼鐵事業，當然有全國一致的性質，而興辦此種事業，決非地方政府所能做到。不過分利一層，地方上占一半亦無不可。要緊是中央政府主持其事，方能收到下列兩種效果：

（一）中央政府有政治上經濟上嚴密的計畫，使工業經濟權不受帝國主義的操縱，亦不受資本階級的操縱。凡關出口稅，運輸費，及出售價格等，均有一致的規定。（如出售鐵砂與日本之類，不得由各地方直接議價。）

（二）中央政府既有統一的計畫，而凡關與鋼鐵事業相連帶的工業，自然有互相利用的機會。同時可以促進各種實業的發展，（如造船修鐵路等，都是鋼鐵的銷路。）而且利益完全歸公。

我現在再進一步說鐵鑛國有的辦法。

（一）政府宜設全國鐵政局，管理全國鐵鑛及鋼鐵事業。

（二）全國鐵政局應直隸於農鑛部。其組織暫照全國水利局，全國註册局辦理。

（三）全國鐵政局暫分全國為五大鋼鐵區。其各區地點擬定如左：

第一區　蘇魯浙皖四省為一區。設鐵政分局於浦口，（或由南京鐵政總局兼理）管理金嶺鎮利國驛鳳凰山慈牛山以及當塗繁昌的鐵鑛。并在浦口設一大鋼鐵廠。（參看拙作浦口鋼鐵廠計畫書。）

第二區　湘鄂贛三省為一區。設鐵政分局於漢口，管理大冶象鼻山鄂城寶慶安化攸縣永興和上株嶺的鐵鑛。設一大的鋼鐵廠於諶家磯。（能將漢冶萍收為國有固善，不然。即將楊子鐵廠收買，并擴大規模。）

第三區　直隸山西河南為一區。設鐵政分局於北京，管理龍關灤縣宣化孟縣平定和晉城的鐵鑛。設一大鋼鐵廠於石景山。（將龍煙鐵鑛公司收買并放大規模。）

第四區　東三省為一區。設鐵政分局於奉天，管理本溪湖弓長嶺鞍山海城等鐵鑛。設一大鋼鐵廠於本溪湖。（將日本滿鐵公司的本溪湖鐵廠收回自辦。）

第五區　兩廣及福建為一區。安溪韶州雖有鐵鑛，但是量都不多，故目前尚難決定。此外雲南貴州四川為一區，察綏熱三區及蒙古為一區，新疆和西藏為一區，均須地質學家詳細調查。故目前都不能決定。

末了，我還要說明鋼鐵事業，在初辦的時候，不是賺錢的東西，尤其是在產業落後的國家，非要犧牲一筆大款子不可。日本的八幡製鐵所，是與我國漢冶萍公司同時開辦的，一直到歐戰以前已經虧空三四千萬，到了歐戰以後，不但將所有的虧空都慎補清楚，還要賺三千多萬。此等犧牲的精神，和遠大的眼光，實在使我們佩服。但是總理的計畫也就偉大得狠。我希望我們的政府趕快照樣建設起來！

十七，二，八，上海。

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答潘光旦先生）

陳長蘅

著者爲最愛眞理之一人。凡「直」「諒」與「多聞」，皆願引爲益友。拙著中國人口論一書，轉瞬已十閱寒暑。前後曾經時人評論二次：一爲顧孟餘先生，原評見數年前新青年某號；一爲潘光旦先生，原評見去年夏間時事新報之書報春秋。潘先生之評論尤爲詳盡。惜著者當時並未見及。後經友人告知，余極欲拜讀，曾先後託寧滬報館代爲檢查一份，願出重價購買。均云業已售罄，殊覺失望。最近始託吾友李芑均先生親向潘先生索得新月書店複印校樣一份，讀之且感且慚。潘先生曾將著者原書及去年春間經濟討論處英文中國經濟雜誌內所載著者關於中國人口問題之另一篇文字，一併合評。原評雖語涉譏誚，不盡合學者態度。總算是一篇「有幾分內行」之文字。故不得不略爲裁答一二，以與潘先生商榷。

一、潘先生謂拙著中國人口論一書，「自初版至七版，全書內容，竟一無更改。是作者與出版者以無改訂之必要。」此層固不盡然。著者固深知原書問世已久，無以饜讀者之望。祇因他事稽延，未暇早事修改增訂，抱歉良多。其實原書業於未經潘先生評論之前一年夏間（民國十五年七月）忙中抽閒，酌加修改一次。添列事實與統計頗多，議論亦有數處分別修改。惜商務印書館印務甚忙，迄今尚未出版耳。學術進步與人事變遷，莫不月異而歲不同。即聖書經典亦無恒久完全適用之理，何況個人著述。潘先生責以久不更改，固未盡悉其中眞相也。

二、潘先生謂原書關於中國人口之統計事實，「幾等於零」，蓋亦有故。著者亦曾將中國歷代戶口統計，試列總表，以視有無因果嬗迭關係。無如歷代戶口編查既欠精確，疆域復有變更，治亂亦有循環。欲引爲推論現在人口多寡之根據，常苦不得要領。加以年遠代湮，無裨實用。是以對於清代以前之戶口統計，不得不概從割愛。即對於有清一代之戶口統計，當初亦無機會作全部之研究。原書係留學美國哈佛大學時所作。該校圖書雖素稱宏富，惟所藏中國書籍則實屬有限。自無從將有清一代之戶口統

計詳加論列。民國十五年著者在北京時雖有志將清代戶口統計加以系統的研究，惟搜得之材料仍屬不全。當時祇京師第一圖書館及北京大學國學圖書館藏有一部份材料。餘如北海圖書館雖據友人袁同禮先生言及，藏有各種奏案頗多。惜該館當時被軍閥盤踞，著者竟無從問津。又清史館亦曾託人問及，該館一時負責無人，亦無圓滿答覆。其有無戶口統計材料不得而知。又內務部關於戶口調查之檔案，聞亦早已零星四散，並未妥爲保存。有此數因，故著者迄今對於有清一代之戶口統計，仍未得窺其全豹。去年春間經濟討論處所登英文論著，卽係著者就已經查出之官府戶口統計而加以分析者。另有漢文一篇同時送登東方雜誌。因該社文稿積壓太多，遲至去年九月二十五始行出版（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八號）著者原文固未嘗言及此項官府統計絕對可靠。然舍此實更無研究之資料。若夫私人估計，原係人人各殊，漫無標準。潘先生必謂「同一估計，同一作疑似之論，而外國學者所揭示者較精當遠甚。」則吾未之敢信。關於此點，本文末幅當再討論及之。至於中國現在人口總數究有若干。嚴格言之，本係「未知之數」。但吾人不能因其爲未知之數，遂不加以探討。實則一切科學家所最努力研究的均爲未知之理與未知之數。況原書目的之一，卽係希望政府及早從事戶口調查，以供吾人更爲精密之研究，免致所揭理論過於寬泛也。原書關於中國人口總數立論寬泛，原以表虛心而存忠厚，若必強定一數，將使讀者「受其蒙蔽」矣。日美兩國學者一口咬定中國人口爲二萬六七千萬，兩年前北大教授陳啟修先生則估定中國人口爲五萬七千萬左右。試問此兩確定數目較著者之寬泛結論爲更可靠耶？抑更不可靠耶？且潘先生原評第一段中所引著者「籠統估計」固已在前年之修正稿內早經删去，而以下段代之矣。

「……今以民國十二年之郵政局估計爲標準，則全國二十一行省之人口共有四萬三千六百零九萬四千九百五十三人之多。外加新疆人口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人，係根據民國五年內務部人口統計。蒙古西藏之人口尚不在內。據英文中國年鑑內載蒙古人口約爲二百萬人，西藏人口約爲三百萬人有奇。故全國人口總數共爲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人。按郵政估計或比較可靠亦未可知。證以二十一行省最近銷鹽統計，似相差不甚懸殊，據北京鹽務稽核總所之最近放鹽統計，全國二十一行省（卽蒙藏新疆除外）民國九年至十一年三年之間，各產鹽區域平均所放鹽數共爲司馬秤四千二百二十六萬五千八百十五担，或四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八萬一千五百斤。私鹽數目尙不在內。世界食鹽平均額，通常每人每年約需十斤。照此推算，則二十一行省之人口當爲四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人。較諸郵政局所估

二十一行省人口四萬三千六百零九萬四千五百三十八人之數，相差僅一千三百餘萬人。而郵政估計則約遲一二年。足見頗有幾分可靠。不過全國的眞正人口數目，仍待精密調查；須土廣狹亦待切實測量。始能兩相比較而知人口疏密眞相。至於目下固無確數可憑也。……」

三、潘先生又謂「本書後半自五章起幾完全不究事實與違反學理之議論，」並謂著者對於「強種唯一之途徑幾完全不了解」。實則潘先生所謂「強種唯一之途徑」，著者在十年前早已詳細道及。惜潘先生「少見多怪」耳。拙著進化之眞象一篇，其前數段完全爲提倡「淑種」或「優生」原理而發。該文與拙著中國人口論同年發表。原登東方雜誌：繼又與周建人先生所著達爾文以後的進化思想合刊一小册子，原曰進化論與善種論。（東方文庫第五十種）爲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刊物。該文所論人種進化之藝術及所述近世淑種學之基本原理若干條，自信較諸潘先生所揭示之「強種唯一途徑」，論理尤爲精透。著者雖未嘗以淑種學者或優生學者自命，然對於近世淑種學者或優生學者之專籍，亦曾涉獵多種。並曾代盡一番「述而不作」之天職，以介紹於國人。善族不競久矣。強種學術，當然有提倡之必要。潘先生既以優生學者自命，何不自己努力於專門著述：「不朽事業」，而好議論他人短長耶？

又潘先生既謂「兎種之大小，大半由於血緣，小半由於食物。……人種體格之大小長短，其原因正同，曰遺傳，曰滋養，而遺傳爲尤要。」是血緣與遺傳雖爲最要原素，食物與滋養究爲一次要原素可知。人類夫婦，生育太繁，爲父者經濟困難，爲母者營養不足，子女之健全當然受若干影響。安得謂「與生育次數毫不相干」？大致在植物界中孳生緊密，影響於個體之大小最巨。在動物與人類之中，其影響雖不若是之甚，但仍有相當之關係，則毫無疑義。潘先生以爲「量的人口」與「質的人口」能絕對劃分；著者則以爲「質」與「量」有相當之關係，不能絕對劃分。是以天演之於人類亦特別少其生育，俾更有繼續進化之機會。假使人類亦如下等生物，「一索」即三五成羣。則人類之生存競爭，亦當激烈千百倍。優生學者尙有機會從容研究淑種問題耶？

又著者既未「第言衞生而不言優生。」則潘先生反對極端衞生論之一段文字，直可謂之無病呻吟，與著者毫不相干。其所引「優生學者至以衞生與優生爲反對的名詞」，原屬偏激之論，不能奉爲金科玉律。實則極端的優生論，猶夫極端的衞生論，均於理不通。若謂種族完全不講衞生，任聽天演淘汰，遂可日趨健全，則中國今日之民族當爲世界最強健之民族，因國人向來不甚注重衞生也。一國衞生事業縱極發達，健全份子，仍較健全；劣弱份子，仍較劣弱。除非劣弱之輩受特別保護，種族之根本健全并

無虧損。猶夫公園之中，各種花木祇須受園丁同樣保護，則花草之壽命雖增長，松柏之壽命亦增長。或同爲花草，同爲松柏。健全者仍較長壽，不健全者仍較短壽。健全者之壽命並不因不健全者壽命增長而「相對遞減」也。

再以男女關係論之。一國正當而謹嚴的性教育與性衛生如果太不講求。亦足以弱族弱種，浪漫的生活常斷送許多聰明勁秀之男女青年，甚至所謂領袖名流有時亦弄得頹落不堪，莫能振拔。吾人試讀現時國民黨中頭等人物戴季陶先生最近在新生命月刊第一卷第一號內所發表之八覺第一講，便知著者十年前在拙著中國人口論中希望「先知先覺之士尤應爲國珍重」之一番話語並非毫無價值。而潘先生之勇於改過，發爲自覺，尤足爲一般青年壯年痛下針砭而使儒夫有立志也。一國娼妓制度如果盛行，非特危及種族之現在，抑且危及種族之未來。蓋緣娼妓之中至少有一重要部份應爲賢妻良母之優秀女子，徒供一般浪漫男子之犧牲。則將來可爲賢妻良母之優秀女子必比照減少也。故美國加里弗尼亞大學某優生學教授即嘗著論痛言娼妓制度犧牲不少應爲賢妻良母之優秀美女，而使種族遭受一種重大損失。譬如中國現時一般浪漫男子之平均年齡大都比妓女大十歲八歲乃至十幾二十歲。是以這般浪漫男子非特犧牲了種族的現在，抑且犧牲了種族的未來。優生學者既不能發明新機器來加工製造才子佳人，如果又不許人提倡種族的衛生。種族當然日愈退化無疑。戴季陶先生說得好：「男女的關係，是人類生命的總關鍵。……一個民族到得把男女關係看成游戲時，他的生存的意識可以說是完全絕了！」是以眞正愛其族類之人必不忍從事縱慾敗度之浪漫生活。而種族之根本健全始有保障。書有之，「內作色荒，外作刑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世間惟浪漫的生活最容易犯而最難制止。所以世人說「萬惡淫爲首」。並非毫無道理。惜「第言優生而不言衛 生」潘先生對於此層又未見及耳。

潘先生又謂著者「將我國今日種種社會問題完全歸咎於生計之貧困，」認爲「於浮淺之外，又加以武斷。」此亦爲斷章取義之批評。實則原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固已聲明係「舍兵與教而言富」矣。

四、潘先生又謂著者原書第六七兩章關於婚姻改良之議論「十九不着邊際」。不知其所謂「邊際」者爲何物？推潘先生之意，無非謂著者之議論不着「優生學」的邊際。豈知婚姻問題（尤其是中國人之婚姻問題）本爲一複雜問題。固不妨於優生學邊際之外，放開眼界，更從社會，倫理，法律，經濟，各方面加以觀察。何況著者提倡優生的婚姻，並不後於潘先生。請一檢閱拙著嗇化之眞象可知也。

五、潘先生又謂著者「根據一百八十二年來中國官府戶口統計所得之三結論，就一般觀察而言，諒可承認。外人研究中國人口者，亦大率作同似之結論。然於著者所根據之統計，則不能無疑。」此亦不合論理之批評。夫既謂著者根據官府統計之結論，諒可承認，則官府統計雖不必絕對可靠，然總有幾分靠可知。潘先生以為外國學者之結論可靠，是以外國學者之估計亦可靠；著者之結論雖與外國學者之結論不相懸殊，而其所根據之官府統計則不能無疑。何崇拜外國學者私人估計而抹殺本國官府統計至於此極耶？外國學者謂乾隆六年以後之戶口統計為不可靠，著者則以為比較可靠。彼此意見既完全相反，則所得結論亦應相反。乃外國學者竟得「同似之結論」，是則著者所大惑不解者也。

近年以來，美日兩國學者均欲從事證明中國人口總數不及四萬萬遠甚。遂異口同聲，僉謂乾隆六年以後之官府戶口統計為不可靠，惟宣統二年民政部之官府統計最為精確可靠。其唯一理由，無非以宣統二年之官府統計，在近一百八十餘年之中為數最低，並謂該年戶口統計，「如有謬誤，誤在太多。」是以又強將我國人口總數減為二萬六七千萬。其實宣統二年之戶口調查，因為掛了預備立憲招牌，不得不借以敷衍門面。不意外國學者竟推為「有清一代調查最確之數，」何幸如之。宣統年間竟能庶政修明，將戶口調查辦理完善，使較諸乾隆六年以後之戶口統計固為精確，即較諸乾隆六以前「國家無事，為政者類能號令嚴明，忠於所職」時代之戶口統計亦更為精確。此誠出乎吾人意表者也。著者彷彿記得吾友陳通夫先生云，宣統二年戶口統計，係根據查得之戶數以推算人口，對於本部人口，係按每戶平均五人半推算；東三省則按每戶平均八人推算。著者對於該年之戶口統計，尚未查出原有檔案。通夫先生之言，亦待徵實。是以原著論文中對於外國學者所稱「有清一代最為精確之數，」不得不暫為闕疑。按前清戶部則例，腹地係計丁口，邊地始計戶，誠以計戶之法，粗而不精也。潘先生必欲重外國學者之意見，謂計戶較計丁口更為精確，則吾誰欺。猶憶數年前某外國人有一段關於蒙古西藏人口多寡之滑稽文字，略謂欲知蒙藏人口之多寡，祇須計其喇嘛數目。因蒙藏人民每家必有一人作喇嘛也。試問計戶辦法，與計喇嘛辦法，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又按照外國學者之意見康熙雍正年間之戶口統計既應較乾隆六年以後之戶口統計更為可靠，乃康雍兩朝之人口最高數目，僅為二千七百三十五萬餘人，即較諸三千餘年前禹平水土第一次計得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餘人之數，僅增加一倍，而宣統二年之人口則較諸康雍兩朝約增十一倍，試問有是理耶？又查對於人口學理有不朽貢獻之清代學者洪亮吉氏固嘗於乾隆末年著論力言當時人口增加速於物產增加而為「治平之民慮」矣。（洪氏人口論見北江遺書意言卷內之治平生計兩篇，

並可參閱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號內載張蔭麟先生所著洪亮吉及其人口論）足見乾隆時代之戶口統計，並非任意誇誕舖張；而外國學者之見解實完全錯誤也。

小說

舊夢（一）

懋琳

——到世界上之一——

到錦州，是前年五月間事。這算我出關外的第一次。因此見到山海關，到後來，同到朋友談閒話，談到關外是怎樣怎樣，我也有話可說，儼然是出門的內行了。

「據說是山海門呢。這關字遠看是門字。是當年王義之搗的鬼。王少爺學他爸爸的字學得一模一樣，只是當到那老頭子曉得少爺在學寫字膈傢伙噢時，關字中間可再學不來了。」這算老故事，小到六歲學執筆，便聽到家中稱爲麻子周嬸的人談過了。這個人是我第一個老師，故學這故事令我好好的寫字。幸好得是當年對寫字雖有這種鼓勵，也不願信這話放下玩的功夫來終日伏在案上臨寫黃自元的朱子格言？不然縱寫到成王大少爺那麼一筆好字，難道還有一個人要我來寫什麼關？在去年，聽到北京城的和平門，建築成功時，那門上和平門三個大字，是請天津遺老華某寫的，每一字是花銀五十兩，寫兩面則共得三百兩銀子。到後這門奉大元帥諭，說與「國運」有關，改爲興華門，換一個招牌，大致國運便糾正過來了。換招牌的好處倒又有了機會給華老先生送上銀子三百兩。橫七豎八不要畫上一百筆，報酬是六百，倒也着實在心中歆羨過一番。不過這也只有身作遺老如羅雪翁一輩人可以希望的事，自己既明知既不能學某博士穿洋服後去見溥儀磕頭，字不寫好也不算大損失。

我出關是就出這個我小時聽到故事的山海關的，然而并不見到那關門，無從證實這遠看是門近看是關的石板，不過以後再要爲後一輩的子姪說到這故事時，我却可說這個關口我曾過了一次了。

是怎樣原故的出關，說來有趣。來去還不到十天，在這十天中我可作了不少的好夢，又經過看到不少我在北京所想不到的事情，正如這一次從北京到上海一個樣。去錦州是預備做官去的，且作得是軍隊上的官。不消說是這官以後作不成。至於那爲我找官做的朋友，則聽大哥說如今還拘押在某地方一個陸軍監獄中，看他運氣來，運氣不佳也算得把這末來生活全放到獄中。這朋友是很可懸念的，朋友太太則尤可念。如果我當時不再進關，則我是也居然有着坐陸軍監獄的資格了，人事眞不可逆料。

先是在北京很窮，無辦法。欠公寓賬欠到五十多塊，到如今

我還不瞭白我是憑了甚麼資格可以欠那麼多錢，且似乎還不很爲那東家催討。也算是見到我樣子不是騙賬走去的人，然而這個年頭還有人敢于從樣子上估這人的價，且儼若全不在乎的神氣，仍使我引爲奇事。

文章是在作了，得了人的介紹說是要。說要是別人的面子吧。一千字給一塊錢，或者是六毛，我爲了一種很遠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寫。若是把成天寫的去成天賣，五毛錢一千也吧，一天寫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塊錢一個月了。照我生活情形看來有了四十五塊錢已不必受窮。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張紙上說：這個，用不着，像是不合時代精神了，來一點兒別的吧。退回的東西我是沒勇氣來把牠處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氣是雖有著那種獃子自信，然而一到爲別處退回的東西，我却除了用一種憤憤的神氣在這神氣下把牠扯碎以外，簡直眞找不出較好的方法了。也算是一個報館應有的習慣，退回的，固然退回了，不退回的也常常失落，這失落也近乎蹊蹺，但說是失落就完了。既無底稿失落了則算命運，這壞命運我是經過的。倘使每一個月興趣好，寫成六萬字，然而退回來兩萬，失去了一萬，剩下的則照六毛到一塊錢一千字作價，從不會到三十塊錢的。二十塊也難。平常多是十六塊，十四塊，到了第二個月初七八，寄來了通知，就走去拏，到臨出門時，給門房一攔，又得爲那尖臉長頭的朋友留下五毛或一塊，算是規矩。（未完）

詩

統一中國夢

尼登作　叔永譯

尼登博士 (*Dr. J. G. Needham*) 是美國著名的昆蟲學家，康南耳大學的生物學教授。目下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聘請，到中國來講學。我在陰曆年夜，接到尼登先生的一封賀箋，打開一看，原來是一首新詩和他的一張小照。我看了大爲驚異。驚異的原故，一則因爲尼登先生是科學家，不曉他還能作詩；二則因爲尼登先生到中國來不過幾個月，對於我們有這樣的感想，是我們所應該引爲『他山之石』的。我現在特與尼登先生說明，把他這首詩用新體譯出以公同好，不曉得大家看了以爲怎樣。

叔永幷識

來，讓我們一同建設：
　我們戰爭得太長了；
我們強壯的筋力
　應該用在有價值的工作上了。
你不聽見無家者的呻吟，

不聽見飢餓者的呼喚？
再多的戰事有甚麼好處，
　除了添些再多的愁慘？
明天生下一個小孩
　來承襲你我的地位，
他快樂地過了幼年
　再抖擻地入隊。
他到了成人的時期，
　所得的是怎樣一個境况？
他是自由的往來，
　還是爲遺傳的怨恨束縛？
來，讓我們一同建設，
　如像我們祖先常常的建設，
因爲他們贏來的智識
　都是我們繼承的產業，
在各種工業或技術裏
　各有一個地位與門類。
難道他們辛苦得來的
　終歸於瘋狂的消毀。
來，讓我們一同建設，
　我們要恢復土地的力量；
我們慈愛的地球
　常常能滿足我們增加的希望
太陽的光熱是普遍的；
　雨露的恩惠是無礙的；
還有山谷間的小河流
　蕩漾的一直流到大海。
看呵！上天下地界限以內
　都在我們的掌握，
只要你勤苦地工作
　一定有黃金的收穫。
我們曉得種植，我們曉得製造，
　我們也曉得試驗，
因爲這些是生活的技術
　我們的祖先在承平時代發見。

我們能讓兵劍永久的吞噬?
　憤怒永久的發作嗎!
明知和平的道路
　跟着的就是快樂?
呀!怎得互助的意志
　充滿了人類的心願
地球也充滿了工作!
　來,讓我們再來建設一遍。

附原文

A Dream of United China

Come, let us build together;
　we have battled far too long;
A worthier work should now employ
　The sinews of the strong.
The wail of the homeless speaks it;
　Gaunt hunger loudly cries,
And what can further warfare bring
　But added miseries.

A child will be born tomorrow
　To take your place or mine,
To laugh and play through childhood gay
　And then to get in time.
What kind of a place shall we leave to him
　When he comes to man's estate?
Shall he come forth free, or shackled be
　With an heritage of hate?

Come, let us build together
　As our father's oft have done,
For we are heirs together
　Of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won
Each in his place and province
　By art or industry.
Shall the garnered gains of their toil and pain
　Now madly scattered be?

Come, let us build together
　Restore the fertile fields

In thankfulness that mother earth
Her wonted increase yields,
That sunshine warms the mellow soil
That dews and rains are free
And the rippling rills among the hills
Run sparkling to the sea.

For lo! the bounty of heaven and earth
Is yet at our command
And golden harvests still reward
The work of a steady hand.
We know how to grow, and we know how to make,
And we know how to apply,
For these are the arts that our fathers learned
In happier days gone by.

Shall the sword devour forever?
Shall anger never cease
While happiness but waits upon
The kindly ways of peace?

Oh, that the will to helpfulness
Might fill the hearts of men
And flood the earth with industry!
Come, let us build again.

James G. Needham

通　信

今後之外交

致現代評論記者

中國自庚子以後，民族自負性幾乎完全失掉。「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幾乎變成朝野上下所公認的原則。直至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反抗簽押巴黎和約成功以後，一班人乃稍稍知道一國的民衆可爲外交後盾這麼一回事。於是「國民外交」「國民外交」之呼聲，日震人耳鼓，而漸爲朝野上下所公認爲對付外國人一個有力的法子。但是大家心裏頭，總還以爲不過外國人再有欺負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可利用民氣去同他們交涉。他們外國人知道中國民氣激昂自然會退縮，會減少其欺負之程度，雖不敢是一定要停止其欺負。很少人想到民氣還有更大的作用。不唯可用以反

抗將來或目前新發生的外人之壓迫，實在可用以解除已往及現在猶存在的外人之侵略。而且也要這樣用，才算盡民氣之能事。一班人不明這種民氣的作用，故向來只有防守的外交，而無進取或反攻的外交。換言之，只知國民外交之消極作用，而不知其積極作用。這樣的外交策略，是不適于革命的，是不足以打倒帝國主義的。故這兩年來，軍事上，革命勢力雖有很大的發展，而外交上則常呈一種頹唐萎靡的現象。從來中國外交家都是只知謀應付，而不知自動的別開生面，或敢出一驚人之舉動的。中外交通九十年來，其中最得意的，最值得人讚賞的，外交事件，恐怕要算去年收回漢口英租界那一回事了。蓋我細察當今所謂辦理外交，毋論是外交部，抑是各通商口岸之交涉公署或偏僻途境之交涉委員，以圍棋的話來說，都不過見子打子而已。除了外國公使或領事及本國政府各機關有公事來請辦某事或交涉某事以外，幾乎可謂毫無外交工作。從來外交部長，沒有一個是有一定之政策及有策略去實現其政策的。所謂外交，做來做去，不外是在紙上做工夫。外人有所要求，則或容納或拒絕。有所詰責，則或道歉或反駁。若有不法行為，則行文抗議，抗議無效，也就罷了。部以外無事，文牘以外別無工作。自然，這些交涉工作也是重要，我們不敢忽視它。然而外交工作似不盡在乎此。

凡有常識的人，大概都能說，外交是很重要的。若是能觀察深一點的，且能說，外交對于中國革命之成敗，有密切之關係，其重要等于軍事。實則軍事外交可謂為革命運動之左右手，相輔相依，缺一不可。從現在尚不敢以武力直接與外國帝國主義者決一雌雄的中國人之立場來說，外交尤為重要。可是我們口裏儘管說怎麼重要，心裏却不曾當作一回事。外交部長沒有人把他當作總司令看待，部長以下的人員，也沒有人當作，自己亦未曾當作，是直接與帝國主義者決鬥的軍隊。那末，所謂重視外交，究在那裏？革命家自稱為了解外交與革命之關係的，豈了解就算了嗎？革命政府之下的外交官是不容易做的。不唯不可如前清官僚或北方政客，任意賣國，或昏庸悞國，且須努力救國。不唯要能抵抗外人再事侵略，且須能解除他們已加諸我們的痛苦。以戰爭的話來說，不唯要能防守自己的戰線而不破，且須能進攻敵人的壁壘，以恢復自己已失之疆土。但是沒有錢沒有相當之時間，誰也不能幹這些偉大而確為中國目前所必需的工作。蘇俄散出于東方的外交運動費，不知其幾千百萬，而國民政府之外交部，廣州時代每月只有九千餘元，漢口幾何我不知，南京則只有二萬五千餘元。翟趣林至今還是蘇俄的外交總長，而胡漢民陳友仁伍朝樞則不知那裏去了。這些都是我們外交失敗之根本原因，然而猶未盡也。

還有一件最壞的事，便是人選之糊塗。十九世紀時代，以八

股先生辦洋務，造成兩大本不平等條約，遺留我們作高呼口號的資料，不用說了。就是廿世紀以來，洋八股代替了老學究，進步儘管自賜進步，然而貽國誤國之成績，總算後人不讓前人。這是什麼緣故呢？豈不是把辦外交當作招待，白板仔，番布仔當作外交官，階之厲歟。相貌漂亮，言語伶俐，會說洋話及懂洋規矩，或許也是外交官所要的資格，然而以爲外交之能事，盡在乎此，則其大錯而特錯。蓋處乎今日之世界，無法律與國際政治智識，及明瞭中外之關係者，萬萬不足以辦外交。有此種智識與了解矣，如沒有臨機應變之才，亦不足以辦外交。有臨機應變之才矣，如無勇敢的精神，及明悉中國對外地位已到了反攻時期，而敢爲積極的奮鬥，亦不足以辦外交。至少也不能擔任國民政府之外交。

我記憶吳稚暉先生有一篇文章裏面說：「人以機關槍來，我們至少要能以機關槍去。」我們現下日在帝國主義者四面包圍之中，我們至少也要能夠四面反攻，突圍而出，乃能有濟。例如最近日本敢煽動高麗人及在安南的法人敢煽動荷南人焚殺華僑，難道我們不能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嗎？又如南洋荷屬政府以壓迫該地華僑爲事，而廢置我國抗議于不顧，難道我們不能取報復手段嗎？我們日日高唱打倒帝國主義，從不知，甚至并不想，所以打倒之道，如何可以驅逐外人在華種種有形無形直接間接的勢力，所以結果等于口號革命，有什麼用處？中國政客向來是很會搗亂的。內爭時候，縱橫捭闔，極其五花八門之能事，何以在國際上便一籌莫展？豈勇于私鬥，而怯于公戰，一至於此？有些人提倡革命外交。什麼是革命外交？粗魯一點說，是搗亂外交。搗亂二字似乎不好聽，謙謙君子的中國人聽了或者要掩耳。不知今日的國際關係，到底還是受搗亂家操縱。歐戰後，英之雷德佐治，法之克利蒙梭，俄之翟趣林等，俱是國際間的大搗亂者。中國之所以喫虧，就在多國內搗亂家，而無國際搗亂家。所以我以爲中華民族如想生存，因循敷衍，得過且過的外交是萬萬不可的。

梁明致

比較憲法

王世杰著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是書八百餘頁，都四十萬言；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結晶，是近來吾國學術界一大異彩。舉凡現代憲法問題，是書一一繁以列國實例及各學者之主張；理論事實應有盡有。任何雜複制度，任何艱深理論，是書具能以極顯淺文字出明之，初學讀此，不難了解；而對於憲法學業有相當造詣者亦可由是得着許多新的知識，新的見解。信爲學校的最良敎本，敎師的最好參考書。書中對于國人最近所主說或反對之諸種政制，如委員制，聯邦制，職業選舉，女子參政，比例選舉，複決，彈劾，直接罷免之類，言之尤詳；書末並附述吾國二十餘年來制憲問題之經過。凡留心吾國政治改造的人，亦當以是書爲良件。（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三元八角 布面四元五角〔郵費〕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自剖

這是徐志摩先生的第三本散文集。徐先生的散文是很流利的，凡讀過他所著的「落葉」和「巴黎的鱗爪」的人，當無不歎服他驚人的才力，也用不着多話介紹。江小鶼君畫封面，實價六角。

死水

聞一多先生詩集。聞先生的詩是認真作的，是純藝術的，讀者假如也認真去讀，是不難發見「死水」裏的寶藏。印刷裝幀，備極美麗，實價五角半

花之寺

凌叔華女士的短篇小說，從前有在現代評論或晨報所刊上發表過的，很得讀者的贊許。現由西瀅先生從作者作品中精選十二篇編為一集。據編者小言裏說，雖題材不一，而作者的態度風格始終一貫，至於她的態度風格究竟如何，就請讀者們各自去賞鑒罷。實價五角半。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北） 新月書店

中國國民黨 **中央日報出版**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脏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 **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據 買賣各國貨幣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十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七一二五號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三二〇二號
杭州行 杭州保佑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號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